

关注

“现在出发”：

持续展现青年创作的蓊郁之景

■潘凯雄

作为青年写作者重要的文学阵地，《青年文学》自打2023年开始，已连续两年在5月号上倾全刊之力推出题为“现在出发”的“小说专号”，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就是目前尚在高校就读的各级学子。

拿到这一类内容的杂志，我的思绪总是禁不住要回到40余年前自己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时光：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解放思想”的春风正一阵又一阵更强劲地吹向全国大地，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内由宿舍区通往教学楼的那条被学子们称为“南京路”的林荫小道上，14块黑板立于左侧，它们的主人便是当时分属于14个系的学生会，刊出的就是学子们原创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的著名短篇小说卢新华的《伤痕》便首发于此；也还是在这片园地上，先后走出了张胜友、胡平、颜海平、张锐、陈思和、李辉、李洁非、梁永安等一大批后来活跃于中国文坛各个领域的著名作家与学者。这不奇怪，无论中外，高校从来就是出作家的重要园地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文学》连续两年推出题为“现在出发”的大学生作品专号这个抓手可谓抓得准、抓得好。

去年5月，《青年文学》以整本期刊首推高校写作的“现在出发·小说专号”亮相，集纳了十所高校的15篇作品。其中集纳的《山中有虎》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思南文学选刊》转载，进入《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2023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等四种选本。而集纳相继在《人民文学》和《收获》等名刊发表新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并荣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等荣誉。卢熿的《跳蚤之幻》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此外，武汪虹、史明琦等也相继在《收获》和《花城》发表作品，武汪虹的第一部小说集即将出版。庞晓畅在《青年文摘》发表小说《夏夜大雪纷飞》……这些学子们从《青年文学》的“现在出发”专号开启了自己的文学之旅。

一年过去，也就是在今年年初，大学生写作又迎来新的机遇：“中文创意写作”被正式列入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更多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课程，高校学生的文学创作热情进一步被点燃。作为青年写作者重要的文学阵地之一，《青年文学》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变化，关注参与“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并以此为抓手，通过多种方式发现新人新作，在去年十所高校15篇作品的基础上，继续扩展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都会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还是在第5期倾全刊之力集纳起11篇原创新作，集中推出了新一辑“现在出发”专号，持续展现热爱文学创作的高校青年学子的勃勃生机和蓊郁气象。

透过新一辑“现在出发·小说专号”中的作品，一方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些青年学子通过自己笔下的文字、塑造鲜活的人物所展现出的“交流”意愿，以及对于表达自我、打通隔阂的渴望，也正是这种真实的表达渴望和不拘一格的审美追求，赋予了这些作品真诚的气质和某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在这个发现与交流的过程中，文学期刊也在积极主动地探索如何不断发现新人、吸引读者的自我生存与扩张之道。这是写作者与传播者之间积极而有意有价值的一次良性互动。

你永远不知道青年创作的未来有多远

读这11篇小说新作，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不断颠覆自己过往经验、不断拓展自己新的视野、不断尝试建构自己更多样评价维度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轻松，时而质



疑作者，时而怀疑自己，好在最终达成“和解”，这才有了以下文字：

——马晓康的《拉小提琴的砌砖工》描绘了别样的异国生活。不请世事的年轻人从云端陡然坠地，却能在困境中保持朝气和互助情谊，是人生命力的展现，也是小说可贵的生命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冷峻而敏锐，虽巧妙而轻盈地写下了“生活之难”，却有意让“生活之难”有效地、集中地在一个人身上、一段时间中参差出现，构成环扣与波瀾，而这些环扣与波瀾又都在“生活的必然逻辑”之中……小说写作的“古老技艺”在这里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河流》的作者祝源泽有意识地关注他者。一段乡村生活经历、一个悲伤残酷的童年往事，往事之重让那个孩子不堪其重，于是他以自我欺骗的方式使事件暂时潜伏。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步步铺陈，最后才向读者揭示出故事的谜底，由点带面地折射出乡村社会正面临的深刻变革，进一步深化了对命运主题的揭示；

——《小中医》里的小中医子承父业，学艺不精加上传统中医的颓势让店铺的生意日渐萧条，然而他却木讷执拗，践行对去世阿爷“一直开下去”的承诺，直到被拆迁的最后一刻，虽屡败屡战，却难得地保有“所有东西都有用”的朴素信心。

……这样的写作对很多学生来说，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段试错的时光。在这样的实践中，他们开始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写作，以及适合用什么方式写作。而这样一个过程的亲历与实践，对刚踏上文学之路的青年创作者而言，其意义与价值远超过了一则具体作品的优劣得失。

你永远要相信文学期刊存在的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文学期刊持续走向式微当是不争的事实，也没什么可回避的。着眼于一个更大的视域，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社会持续走向进步的表现之

青推荐

充满创造性的生活才是治愈人心的所在

■郭艳

《当燃》是青年作家周宏翔的长篇新作，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4年春卷。这是一部关于重庆的现代性城市叙事，小说讲述了成长于不同原生家庭的三个女性共同创业的故事。作家以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塑造了重庆妹子程斐然、钟盼扬、方晓棠鲜活的现代女性形象，体现出对于当下都市女性职业、情感和伦理价值观的深度体察和摹写。小说洋溢着地域文化的世情风尚，又濡染着现代都市的喧嚣与躁动。

《当燃》将都市题材和世情叙事传统有机融合起来，在过程中凸显现代都市和都市人的质变。小说从程斐然的婚变和单亲母亲的故事开始，原本应该是现代个人经验的倾诉与表达，然而开篇铺陈的却是重庆山城的市井风情。在重庆的烟火气中，程斐然是既沉溺又疏离的，她在麻将馆中貌似悠游度日，实则思绪复杂，五脏六腑都藏着难言的苦楚，世情叙事抵达的是都市现代女性逃避生活的茫然和无措。小说从日常生活流的角度叙述程斐然和刘女士这对母女关系的纠结。市民生活里的小机巧、小心机和装腔作势的面子和里子，在这对母女和亲戚朋友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徐徐展开。作者以细密画的方式演绎了庸常而活跃的市井生活。在渝澳大桥、上清寺一路开车，喝着老渝啤酒，拿着上海牌老怀表，在热气腾腾麻辣鲜香的火锅店，重庆人对于饮食、化妆品，甚至于各类男性的喜好都拿捏得很精准。一个个画着妆，穿着时髦艳丽的嬢嬢们都活得闹腾生猛。然而，小说的现代都市性恰恰是通过原生家庭之间的代沟和矛盾体现出来的。一方面年轻人新的情感伦理方式让父母辈看到自己背负着传统伦理的沉重与压抑，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这些又都是刘女士不

能明言的心病。在中国式情境中，年轻人面对婚恋和伦理危机的时候，并非一厢情愿地特立独行，恰恰在传统和现代两端的纠结和羁绊中，面临更多考量和抉择。

《当燃》以第三人称叙事，通过不同人物视角的讲述，散点透视出多元的心灵图景。在对原生家庭两代人贪嗔痴、怨憎会与爱别离的叙事中，演绎着现代重庆人的独特秉性。三个年轻女性的贪嗔痴与爱别离既是日常，又在对象性的书写中走入传奇。程斐然对自己失态的内省中，触及了当下婚姻伦理中非常敏感的问题：婚姻中的我们是否真正拼尽全力了？程斐然的婚变表面上是和老公家族的破产有关，实质上还是彼此都没有勇气去承担最坏的结果。钟盼扬有个“渣男”前夫，方晓棠则有一个“渣男”前男友。小说中对于渣男的塑造颇有喜感，从某种程度上现代人放纵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之后，往往游走于谎言和背叛的泥沼里，心灵镜像是荒芜的，人性袒露着灰色地带的无耻。对于期待真正的情感和婚姻生活的钟盼扬和方晓棠来说，经历过这样的恋爱之后，人生才算是避开了最大的坑。在三个闺蜜的创业过程中，恋爱脑和无脑症都不治自愈了，建构的充满创造性的生活往往是最具有治愈性的。这部长篇阐释了女性成长的基石：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双向奔赴。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依然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最为重要的命题。当被保护得很好的程斐然开始决心要好好挣钱，养家养孩子养老妈的时候，她的独立的自我意识才日渐觉醒，才开始了现代女性的真正成长。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更多叙写父母辈的怨憎会。中国式婚姻往往以伦理道德的满足感遮蔽了个体自我的消解与毁灭，婚姻中的男女更多怨愤和憎恨，而鲜有对



然而，断言文学期刊即将消亡则为时尚早。特别是在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被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各种新媒体形态取代甚多，而深度阅读又以图书为重。这就使得期刊这种被置于其间的传播形态多少现出些许尴尬，面对这些现状，我们依旧需冷静观察。特别是面对文学期刊，它传播的终究不是新闻资讯，不是碎片文字，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后的原创成果，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文学期刊所能发挥的作用依旧还是独特且重要的。也正是在办刊人的“兼容并蓄”中，一本期刊呈现更多元、更丰茂的创作生态，也让读者以此关注和捕捉到青年作者所在意的角度，从而看到青年们的困惑以及支撑他们的力量。文学期刊有着传导人文精神的责任，它的反应更敏锐，更迅速，也更丰富，每家期刊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作为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的排头兵，《青年文学》长期注重对新作者的发现和鼓励，对青年创作敏锐的关注，这种充满个性的定位、专业的水准与对青年创作情感的投入决定了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你们永远要立足当下瞄准未来

最后再说点与青年写作特别是创意写作相关的话。说实话，在读《青年文学》今年第五期“现在出发”专号时，我在深感当下青年学子们广阔阅读面、宽博的知识面之同时，又总感觉那些或许还带点稚嫩，但具有毛茸茸质感、令人怦然心动的细节甚为罕见，相对莫言笔下那“晚熟的人”，与这些写作者的实际年龄相比，着实有点“早熟”。我真不知道这是时代发展之使然还是作者的刻意为之，如果是前者无话可说，毕竟以一己之洪荒之力也无从阻止时代车轮的滚滚前行，但有意识地在这方面保留一点、珍藏一点、展示一点，让自己心灵存留一点柔软绝无坏处。

与上述相联系，在阅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时，我一方面为他们精巧的结构与讲故事能力所折服，另一方面又多少不无似曾相识或曰是依靠知识积累搭建而成之感。由此又想到被列入二级学科的“创意写作”一说，这与我们读书时流行的所谓“创作不可教”一说恰好背道而驰。孰是孰非不是简单讨论所能说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绝对不是无体温无情感的技术操作，而只要有体温和情感就一定不是制式化、搭积木的纯工艺行为。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之意味就在于个体生命的差异，哪怕极其细微。

与此相联系，文学期刊不是高校的学分教育，因此在选择稿件选择作者时，面对当下的稀缺，也更需关注与呵护那些带有体温、带着情感、有着是非的毛茸茸文稿。无论是作者还是期刊，只有拥抱有体温、有血液流淌的生命才会拥有未来。

（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文学评论家）



于爱的深度体验。比如侯一帆父母的相处模式是很多传统家庭的缩影，侯母因为长期压抑、抑郁，最后得了老年痴呆，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最终侯母即便脑子不清楚了，依然以牺牲自己方式成全子女。刘女士和程老汉的婚姻更是体现了中国式夫妻之间无法言说的龃龉和矛盾。这对夫妻有感情基础，经济条件也不错，也有着对女儿共同的爱，然而夫妻之间因为不信任造成情感隔阂，乃至婚姻关系破裂。婚姻是需要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好好经营的。中国式婚姻更多为子女房产钱财考虑和打算，却少有对于情感和爱的正向解读。文本叙述了原生家庭两代人多面叠加的婚姻镜像，这些当下生活中的情感和伦理危机在文本中被戏剧性地呈现，人物被放在蒙太奇镜头和聚光灯下打量。文本在生活流的叙事中表达了对于两代人情感婚恋观的体察，在琐屑的日常中凸显人性的多棱面，从而折射出当下都市饮食男女新的婚姻伦理嬗变。

总而言之，《当燃》这部长篇通过三个重庆妹子一段人生横截面的呈现，讲述了现代城市重庆的日常与传奇。文本将生活流的镜像叙事与地域民情风俗相融，都市情感表达与世情叙事并行，呈现了重庆为象征性符码的一类中国城市的独特的现代性经验。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文学评论家）

青观察



《水下之人》，吕晓章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8月

读小说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2069年这本《水下之人》还在书架，我就取出来，重读一遍，先读其中注释。因为这本书里的注释和许多用来做解释说明的注释不太一样，这些注释内置着认知与情感的时差，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小小建设。它们像建筑外立面的雕饰，不影响不决定空间构造，但直接传递出设计者的细笔和趣味。

吕晓章《水下之人》里，带标号的注释一共147个。它们筑起一个“未来”探看“此刻”的通道。通道那边是2069年至2075年，是小说内部正在行进的时间。小说里几乎所有注释都在暗示时间，是未来世界、未来人类对我们此刻的打量与再秩序化。因而，《水下之人》这本小说读来有种奇妙的错位与亲密之感。读小说里的生活是在看远方，接着，小说又带我们去了更远的地方。

而与此同时，作者在一种平直、不带情绪、也几乎鲜有立场的注释空间里，向未来解释此刻的历史和生活。这一切，都由一本“手记”开启。

2069年，“我”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地下藏书阁偶遇一本“手记”，它属于“L”，一个出生于1990年代来自中国武汉的留学生，一个让“我”有着“莫名的熟悉感”的遥远他者。手记里细密记录着一场盛大、混乱、颓靡又蓬勃的青春，自2014年秋至2015年初夏，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们，创造并悬停在一个小小“乌托邦”中，他们自然结成一个生命经验的共同体，聊天争论、看电影搞创作、一起早餐、一起慢跑里，一起在春日骑行、淋雨、找住处，在万籁俱静里抬头看见无与伦比的夜空。

他们在各自的青年时代，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向彼此，向一个点汇集。“住在一起”将大家绑定在初始设置里。小说第一幕发生在“共产厨房”里，“厨房”变成一个小剧场，在这个些许混乱失序狭促的小空间里，友人带着各自身份背景与脾气一个个进场。可以说，小说里的手记部分确是由留学生活片段组成，公寓、厨房、酒馆、咖啡厅、公共教室、赛艇观众席……21世纪初青年人的当代生活与其气息在弥漫，它有一种混合着金色与灰色的质地。那些交集时刻，他们小星球般各自运行，但一瞬映照里，为彼此后来人生预留下漫长的日常、激烈与温情记忆。这不足一年光阴的生活交集，将成为他们往后生命“泉眼”般的存在。他们中有人说，“我们不都活在20多岁的遗产里吗？”

半个多世纪后，一场寻找“L”的研究式旅行围绕“胖壶作家俱乐部”成员展开，“我”找到、拜访、访谈那些手记里的友人。仿佛昨晚刚从“玫瑰花冠”欢欣而归，在各自房间门口道别，一夜大风吹拂，清早“我”叩响屋门，站在面前的已是经历过大战，各自蹉跎命运艰难的人们。在友人记忆的相互补充里，在手记细碎记录和“我”的想象推敲里，“L”逐渐清晰，“L”身居的小环境他欲往的大世界，以及一群来自世界的青年“处在乐观的睡梦”中的个体与时代气息，也逐渐清晰。但这样的“清晰”只能在时间之后被识别。

每一枚马赛克都确凿，它们创造的图景却要在距离之外被看见。《水下之人》写下潮起之时与潮落之后，省略了中间汹涌。是的，世界大战作为小说的绝对前提，被不断提起，又被不断绕过。大战更改着每个人的具体处境。当“我”与亚历山大、爱德华、娜塔莎、费、苏珊、马可一见面，他们言说之时，像是从水里探出头与世界交换空气的时刻。当大战作为命运无差别落在下一代人身上，“L”只是其中一个。

故事自“L”手记始，这个不曾现身的我们的“同代人”，在时代社会战争的风暴眼里消失，又在日记、友人记忆与一次次被莫名好奇驱使的求证里，被一双来自未来的眼睛盯住。寻找、研究、为他“画像”，这项充满情绪与情感的“研究”意图以准确事实复原一段被战争覆盖的具体人生。看见一个消失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全部目的？用远方写此时，用未来写此刻，这是读小说时分明的感受。吕晓章好像用一种有时差的目光，透过未来生活与具体的人，来重新看见、认识、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身处的此时此刻。

但《水下之人》显然是纷复的。它以日常细节、对国际政治的审思、对未来生活细敏的想象，敞开了“无限的灰”。以“留白”写出一群人的生命轨迹，这一切，对于消失者“L”，是一次不带编号的漫长注释。

注释好像是小说里鲜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可在《水下之人》中，吕晓章为小说本体构造了一个精微的，带着旁观的情绪与洞见的平行建筑。每一个带标号的具体注释，是火柴头与红磷在一瞬摩擦发出的短促火光，它们照亮一些此刻之物、概念和情绪——收音机，唱片，自行车，二战，申根区，桌上足球……在一个目所及的未来，它们都将成遗迹。而关于这个世界与历史的许多消息，在50余年渐进的更新里，也已经获得新的名字和位置。这些细节让小说很像一次关于“昨天的世界”的讲述。

虚构或预见战争需要勇气，虚构人的死亡也是。尽管大战的信息被锁在叙事暗箱里，但注释或许曾有透露。在一些关于名人的注解里，多位卒年定格在“2048”。那是可以被看见的人们，他们消失于同一年或许并非偶然，但更多没有被历史留下名字的人们，或许已无声消逝在水下。因而也在《水下之人》里，“战争”是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连线，也是理解人类命运的一条辅助线。

人类对遥远未来常常拥有足够想象力，但想象近处的未来，却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准确的想象，需要一种相对准确的、对此时此刻的辨识。也因此，在我看来，《水下之人》不是幻想小说。它并不为呈现一个未来世界图景，而力图经由“准确”接近未来。小说从始至终展开的日常与情感、认知和观念，都是在此处此刻此身的具体延长线上，小说里构造的未来一切，是漫长人类经验循序的累积。

大概是我放大了“注释”这件小事。也许吕晓章写小说时，并无意专门建造这个注释的小世界，他只是这样自然地做了。但如此细笔映出一个写作者对小说作为“文体”的思考、见解和创造力。是的，从小说第一页的“事先说明”起，作者就在打开小说的可能秩序。或许对他而言，在故事、在每个句子里实现表达与创造还不足够，他有总体意识。这个“总体”包含语言、故事与塑造这一切的形式，他写下一部具有形式之美的小说。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作部助理研究员，青年文学评论家）